2025年3月20日 本版主编:李 元 版式策划:赵玫兰 责任校对:颜 华

我与《北方新报》

文/高雁萍

2001年《北方新报》创刊时,我因忙于应付生活,已少有时间能静下心读书看报,写作投稿更是按下停止键。可这份一面世就引起广泛关注的报纸,同样吸引了我,尤其内容丰富多样的副刊,乡风民俗、老街旧景、新友故人、家长里短、儿女情长,真是包罗万象,用现在的话说,是非常接地气的报纸。所以再忙再累,每晚睡前必看。有时看着看着,心也痒,手也痒,表达的欲望达到一定程度,便由不住拿出了纸和笔。那时电脑还没有普及,我把一篇篇誊写好的稿子装入信封,贴上邮票,寄往报社。写作有惯性。“青城故事”“青城文学”“都市心情”“精彩大草原”等栏目,包括现在的“风铃”,我都写。

有一年,我从打工的跆拳道馆骑自行车回家,被马路上一辆行驶中忽然推开车门的汽车撞到左脚,两处骨裂,打石膏在家休养。何以解烦恼,除了书架上的书,就是信息量超强的《北方新报》。那段时间,每天一睁眼就盼着报纸来,先看头版,后看副刊,然后一遍遍筛选。那会儿报纸版面非常多,厚厚一沓,一天翻下来,从国际到国内,从政策到民生,从故事到广告,还有散文随笔,剪报也是常有的事儿。有时看到灵感突现,立刻写起来,沉浸其中,忘了脚上的石膏,一抬腿踢到写字台上,疼到要断气。此间一篇有关读书的征文,还得了一张50元购书卡。另一次也是生病期间,为不负编辑的信任,查阅很多历史资料,完成了“精彩大草原”的约稿,写的是丰州故城和辽代白塔。

毫不夸张地说,是《北方新报》成就了今天的我。

写的多,发的多,底气足。2009年,斗胆报名并考上内蒙古大学文学研究班,入学后分配导师,王芳院长听见我的名字便脱口而出:我知道你,文章经常上《北方新报》,尤其写桥靠的。桥靠是我的故乡,城中村改造时整体消失,因为怀念,写了《桥靠:一个消失在都市里的村庄》,《北方新报》整版发表后,一个杂志社的年轻编辑给我打电话说,报纸副刊给一个人发整版文章可是不多见啊!正是这个整版,让我瞬间有了些“知名度”,并渐渐被读者和圈内人认可,我的写作更有动力了。

至今都非常感激那些年不厌其烦为我修改病句和错别字的编辑们,甚至想,假如没有《北方新报》,没有当年编发我稿件并时常鼓励我的众多编辑……绝对不会有今天已出了3本散文集的我。《故乡是一把折扇》全书内容,几乎都源于《北方新报》“青城故事”。

其实还有很多想说的。纸短情长,不尽依依。衷心祝愿创刊24周年的《北方新报》生日快乐!

新报情缘

文/张玉山

2001年仲夏的一天,我正在马路边的菜摊上卖菜,顾客给了一张百元大钞,我身上的零钱不够找零,无奈只好到旁边不远处的报摊买了一份报纸,才换回了零钱。

送走顾客,我的心里特别不是滋味,一种漂泊异乡的孤独、无助与迷惘油然而生。几年前,为了能和毕业后留在呼和浩特工作的妻子生活在一起,我只身来到这座繁华、喧嚣的城市。期间,我吃尽苦头,受尽委屈……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,一眼瞥见放在菜摊一角的那份《北方新报》,醒目响亮的报名,图文并茂的版面,丰富多彩的内容,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我,我一口气将她看完。渐渐地,似乎有一种力量缓缓注入我的体内,也似乎有一扇窗户正徐徐在我眼前打开。

从此,我每天早上进菜回来,都会买上一份《北方新报》,津津有味地看。那几年,为了每天省下几角钱买一份《北方新报》,我几乎早上从未舍得吃上一个焙子。就这样,在《北方新报》的鼓舞与感召下,我走出了人生低谷,凭借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,辛勤工作,努力拼搏,终于让家人过上了幸福生活。

2006年,我的一篇短文《赐予我感恩的心》,获得了“我与《北方新报》的故事”征文一等奖。后来,在编辑老师的鼓励与帮助下,我陆续在《北方新报》发表了《故乡》《兄弟》《那个雪天》《大头儿子》《母亲的一巴掌》《卫生学校趣事》等多篇文章。写作不仅让我提高了认识,开阔了眼界,也让我能以一颗感恩、宽容、敬畏的心对待周围的人和事,使我成为一个积极、乐观、向上的人。

2010年12月30日,我有幸获得由北方新报社主办的第五届草原读书月征文二等奖,我和其他几位获奖者一起,接受了颁奖。时任《北方新报》总编辑李德斌对大家说:“读书不仅能够提升市民的素质,还能够提升城市的品位。希望你们今后不仅要自己多读书、读好书,还要带动周围人加入到读书的行列中来。”

现在,《北方新报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每天早上,我都会打开报箱,取出散发着油墨清香的《北方新报》,然后一张张展开,一篇篇细读:新闻版让我无须远足,便知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;健康版让我了解了许多养生知识,还治愈了我多年的失眠症;风铃版像一颗颗香甜的果子,让我细细品味其间滋味……

如今,每每路过报社,望着那庄严肃穆的报社大楼,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与《北方新报》的情缘来。

说“样报”

文/项 伟

给报刊投稿多年,于物质层面,除了收获一些微薄的稿费,还积攒了好几摞的样报样刊。早年时,报纸和杂志都有寄刊样的,现在报纸很少寄了,毕竟报纸大多是日报或周报,每期寄送样报的话工作量太大;杂志一般是半月刊起,有些是月刊、双月刊或季刊,出刊频率不高,故大部分的刊物还在坚持赠送样刊。

样报样刊对于大多数的写作者来说,还是挺珍贵的,除了存档留念,时不时地拿出来翻翻,给作品的主人提供一些心理上慰藉的功能之外,还有一个作用,那就是“晒”。有的人可能会晒珠宝玉器名牌包包之类的,文人(尤其是写作者)大都不屑于晒这些,但有一两样东西除外,那就是晒样报样刊或稿费单,在各种群里和朋友圈中晒晒这类写作上的荣誉与“成绩单”,有助于增强自信、赢得赞美,以及吸引兴趣相仿的文友。

我可能就是其中一位。因为经常在朋友圈和文学群里“晒”稿费单和样报样刊,比如近一年来我经常在《北方新报》上刊发散文,每次我都会将电子版样保存好,然后晒一晒,我也因此获得了无数的“高帽”和点赞,譬如什么“高产作家”“某地梁实秋”之类的,虽说都是文友之间的戏言,但听着总是蛮受用的。这不,我前几天在某个文学群里发的图片,又收获了一堆的“大拇指”和溢美之词。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:因为顺手,我收到的报刊一般都放在电脑桌旁那个文件柜的保险箱里,日积月累,竟然塞满了。也是有感而发,我顺手拍了张照片传到群里并留言道:“人家的保险柜里装的是金条、首饰和现金,我不屑于装这些。我装的是样报和样刊,满满当当的,也不上锁,就问你服不服?”有文友回复说“服,大写的服”,随后引来一阵哄笑,也有文友诚心诚意地说“这真是满当当的知识财富”——这让我有些脸红了。

或许是我的话题触动了文友们的神经,大家开始聊起和样报有关的故事来,一个文友说,这些年搬了好几次家,搬来搬去的,不小心弄丢了一整箱的样报,心疼啊!另一个文友接茬道,有我惨么?一场火把我的财产烧个精光,衣服电器之类的东西也就罢了,攒了十几年的样报样刊还有各种征文的荣誉证书全都烧成灰了,真是呜呼哀哉!还有个文友说,他打算将自己所有的样报样刊当作“传家宝”一代代传下去,妻子却嗤之以鼻:“你现在是把这些当宝贝,等咱们百年之后,他们指定给你(将这些)扔进垃圾堆,要么当废品换钱!”他想反驳,却又不得不承认,妻子说的是对的。

关于样报样刊的故事,真的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,其中是有笑有泪,有喜悦也有辛酸。对于写手的我们来说,自然是将它们视若宝贝,但于局外人而言,对这些废旧纸片无感却也是在情理之中的,怨不得人。纸片的命运是这般,人又何尝不是呢?所以说,样报样刊也好,人也罢,只有遇上了对的人,才会被善待、被珍惜,否则都逃脱不了被无视、被抛弃的命运啊!